

乖崖先生文集

二

五里亭東晚色分，幾峯連絡倚青雲。迴頭却愧公車役，孤負滄洲野鶴羣。

晚泊長臺驛

驛亭斜掩楚城東，滿引濃醪勸諫慵。自戀明時休未得，好山非是不相容。

新泰送人東歸

郡齋空古塞垣西，纔喜相逢又解攜。若箇山東豪俠問，愁生痛更作書題。

相州官舍

林木千重閉郡樓，西山濃翠去無由。思量自古逃名者，多少清閑到白頭。

赴職荆湖途中作

闕下過從禮數頻，到官憂事更勞神。每逢山驛連宵住，似待孤雲憫此身。

杭州一百五日水心亭留題

湖邊三月百花在，紅湖上游人處處通。莫怪此渠來便去，都緣心地似虛空。

夫妻廟

由來邪正是，安處危不信。忠良任道話，自古家家有。容治何須二國帶，西施。

過華山懷白雲隱先生

性愚心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
去迴頭慙愧華山雲

途中

人情到底重官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首溪高士
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驪山感事

古來仁聖最息多合荷承平縱逸磨行幸未停歌未
闕羯胡兵已渡黃河

再任益州迴留劍門石壁

劍門山勢碧摩天匹馬重來鬢髮已斑多賴皇明燭幽
遠兩川無事得生還

洛中

翠輦西巡未有期玉樓煙鎖鳳琴瑟可憐三月花如
錦徒殺蒲城年少兒

舟行

江邊煙草濕煙江沙白頻翹鷺一雙
細不知吟愛甚雨中時起閉船窗

峽路阻風

雲高雪草草尖前期佐主無才
空落江灘阻風

夜峽猿聲裏坐多時

過武陵溪二首

生平苦愛山兼水南國晴凝津世可攜叩問世間誰是
我扁舟初下武陵溪

武陵山水水冲溶往事追尋興莫窮欲就漁人問閉
趣葉舟家過楚灣東

桃源觀

簷下山光砌下苔人間重遇眼重開舊林諸子休移
請已許孤雲作計迴

夜坐

流水泔泔落砌莎竹窻殘月冷無多傍人不念思鄉
苦獨奏南樓一曲歌

吊屈原

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可惜靈均好才
術一身空死亂罹中

苦熱

赫日炎炎爍遠空泉邊樹底亦無風行人莫便多辭
苦獨勝東郊多背翁

兩夜

四簷寒雨滴秋聲醉起重挑背壁燈世事不窮身不

定令人閑憶虎然提僧

又

簾幕蕭蕭竹院深
客懷孤寂伴燈吟
無端一夜空塔
雨滴破思鄉萬里心

諭意

但求報國莫求名
說著陰功是有情
楚漢既分寰宇
定留侯先意便辭榮

方竹

筍從初擇已方堅
峻節凌霜更可憐
為報世間邪佞
者如何不似竹枝賢

又

枝枝方直綠參參
林葉疎紅始見心
却恐當時惡圓
佞結根遙向楚雲深

方竹杖寄蘇內翰

一尋方直翦湘煙
欲寄先愁見賞難
行仗扶危兩堪
試惟憑莫作瘦藤看

柳枝詞七首

玉門關外絮飛空
破虜營前畫影濃
可便消兵無好
術
羽檄教繁折怨春風

青蓮遠成和煙童靜
映踈攏空縵輕遊
子不歸春夢

成作成
童作童

斷南軒一樹有啼鶯

遠映天街近遶池長條無力自相依上陽宮女愁方
絕又是東風在絮飛

輕柔多補地多宜纔種緜桃又引枝不及垂陰向黎
庶春風一路送亡隋

海潮聲裏越谿頭誰種千株夾亂流安得辭榮同范
蠡綠絲和雨繫扁舟

帳偃纓垂已有名水邊花外更分明前賢可得輕詞
句幾變新聲入鄭聲

吳王重愛為遊從歲歲添栽後苑中家國旋生臺榭
毀數株臨水尚牽風

和人牡丹

桃源分散恨無期忽意江城見有時歌統醉園拋不
得幾人終夜起題詩

寄傅逸人

當年失脚下魚磯苦為明朝未得歸寄語泉中莫相
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闕下寄傅逸人

踈踈藎葦映門墻更郁新秋徧味長何事輕拋來帝
里至人夢遠遶寒塘

秋日寄友人

柳條風暖會吟時
林下池邊屐齒移
別後過從更踈懶
暮蟻亂不勝悲

送別王秘書

帝鄉三千年前別
江外相逢鬢已衰
清論未窮行計速
爲君臨水立多時

送別李司直

亭下依稀見遠村
草中離恨若爲論
數聲歌罷能揚旆
去民吏相看有淚痕

送魏道士

江上蕭蕭木葉飛
天台在客杖藜歸
莫嫌俗吏勤相顧
曾見吾師舊掩扉

答劉道人

嵩陽峯底洞中天
曾共浮丘對掩關
知道高閑少兼濟
折腰從此到人間

暮春憶友人

楊花零落暮春風
醉起南軒夕照紅
閑倚蕉桐坐無語
故人相隔海門東

遣興勉友人

人生三萬六千日
一萬日中愁苦身
惟有無心消遣

得有心到了是癡人

謝雲心山人草鞋

雲心山人客草為鞋路轉千峯此寄來昨日公餘偷步
躡萬端心緒憶天台

請人畫高山圖

嵩陽三十六峯寒向為明時隱道難却顧事繁忠不
及如何與作畫圖看

鷺鷥

碧簷風暖健精神煙澹煙濃片影分天怪覓魚心未
足不教名與鶴同羣

鷓鴣

畫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未
穩數聲相應過前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五

浦陽趙用章誦記

晉陵蔣玉如志

雜著

詹何對楚王疏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法何對曰治身重詢之故又曰
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有以其言近易知多所忽略稽
昔聖君鮮不先身而後國者或說心君也股肱肘腋
臣下也皮膺藩輔也心若動興支趾隨作此徒比言
曾未知平治矣於戲治身之道顧若轉丸克若過山
蓋知之匪艱而行之惟艱也故求其治身必先治心
治心之本在乎中正日思之月習之歲用澄明物無

蕪翳若是則精神以寧

念息欲心不生心定身休何往為

各由此治國則忠讓之人共百川蹈海無與逆也仁
政之施若時雨流天無疆正也以此選賢溥直具前
以此授職無濫厥官以此治民本正化均以此治兵
謀益相成具哉正上意明斷慎若膠固治定端冕號為
昇平中正於身其幾矣乎故使淫聲邪視拂然不入
讒惑小人惕息罔暇豈能干政以亂國耶堯舜禹湯
得治身之要聰明者正國用化焉辛癸幽厲失治身
之要邪僻入焉國是亂焉嗚呼身治而化本至堯舜
者有之矣未有身不治而國無治者也因疏詹何之

言載治之要由身形國藉司君臨金焉

擬富民侯傳贊 并序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大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闕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相相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偽散朴其周之民也其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

民好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祇俾日攻之故謂今德日理窮矣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若於斯也哉非有大聖上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後四十年間口力凋半墮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不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乎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州雖萬斯高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亦由止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焉

未遑未寒未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有之有也漢
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
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石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
貧富異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凶人亂倫百途競新
蚩蚩餓吐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
功於其間如武白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釋斧贊并序

里人命斲斷為耨斧余觀而義之曰耨所以逐惡也
斧所以利用也力竭焉心怠者無執是柄惡亂我苗將
飢我族故聖人之化人也有心哉誥誅暴慢斯近仁
矣是以堯前弱凶凶蓬蒿斷芽周鋤二叔藜莠絕本嗚
呼既竭其力又稱其用復何患者乃為贊曰
大田芄芄耨斧鏡鏡遂厥莠藟我斧是芟玉食匪難
禮義是前鮪背黃髮鼓腹便溲周廟之詩頌以勸漢
侯之歌閔以哀賞兮誅兮正由是哉

唐衢贊并序

天之道擊乎慘舒人之情出乎哀樂慘舒之大者聖
人之運也哀樂之大者賢人之心也若慘者何天地
闕而不通萬靈否而迷蒙聖人君子無因誰勸於其

聞故慘酷外感而悲哀內作仲尼之泣麟表安之流
涕豈不兆乎哀者也若舒者何天地環復千年會昌
聖人導道於上賢人陳力於下和氣駢合而頌聲作
故商薰之凱康十武之熙穆豈不兆乎樂者也唐衢
生生唐之衰竭於天地間不得攘袂矯首徒於生民
仁智咽結動輒慟哭哭之時義遠矣哉軍國失禮則
哭之賢良矢志則哭之嘻生之不爾無以見救世之
心免訐刺之禍仁之至美蓋得泣麟之遺旨耶余直
慙生之有志無時前不決開元之餘風後不見我
宋之太平因與紀贇以旌遺棄贇曰

嗟嗟唐生生逢世世道德閉咽惟慟哭聞高嵩金臺
迢遙聖風哭之不應徒傷厥衷世人不良嗤生之在
餘哀不朽露唐之醜已焉哉聖人泣麟千載為

異獸圖卷并序

昔人好怪者指是方朔所說纂錄海荒之外音禽怪
獸圖而寶之或得鳳之一毛麟之一角肖人而體類
混混醜怪摠命曰異獸圖蓋四氣不合而生生故不
具而不得容於中國也巴嗚呼天之限物率偶然爾
知獸怪而遠之不知人醜獸者不遠之天果無心也
已抑圖記之設非紀則戒天下之醜行者焉人誰明

嗚呼
久作人

梯分下有
晏子依兮

許作許

之系以為其質積員曰

混元運行與物為形形氣不淑以獸為名爾形大醜
爾心或否海荒之外然心其所有人誰圖之觀必駭嗚
雜中國而既行者彼何又斯

木伯傳

木伯字巨材世稱處豫章者為甲族巨材其後也其
先者姓於肩擻氏先青帝籍發其德死而命神
曰世族散天下五分之馮黃氏識其真且良為第
擢用之太濟厥美民到于今稱之曰若涉水之航兮
登山之梯兮無暴我長幼兮克育其基構者

世不登絕或去火化已先民知附賴故淳仁之為後鮮
字鈞一悉從家弱幽鬱亦不敗世教且巨材得長紀正
氣主而雄音始七歲有凌雲之姿漸長至弱冠氣節益
善吟嘯風月後如鸞鶴麟鳳者競狎之加以性曾預簡
重厚縱燕雀其流接之泊如也漢天一將即明堂議
三代嚴野環秀成見徵用巨材隨帝入見長安宮
天象曰相也有棟梁之雲看且其何重其在翼矣厚材其也
進用巨材曰尋材為大果侯出納明命於此有出也
顯謀許不欺君然不義或大事用煩引周公之法
正命帝謂侍臣曰禮也宗高莫志為結配地堙而法

朝為山靈政教本車車中揚溢乎天下昔大梁侯之
功也設言不入枯澤不作照然朕前平之其功
也安見以時我必正邑學者若紅規架天左右前後
輝如也鴻筆主危老頌帝功者以歌之
中曰身垂事亦實聖朝幸亦至矣耶 君於三王今僅
年矣從以自與與思於任道及不
我與後大梁侯位不以甘油但而
以谷號無存焉

史記曰木非端木後也河不非魏大梁也
故德也藏器待時者也繼仁者首其後者也
而不可以節也與
於三王忠也大梁侯之後道士師平難也
崇於全德耶

蘇公堤銘

鴻河走孟門東五百里地平集岸郭每注夏雨濤
擊奔作水濶沙泊泥漫猛可畏故築金堤守九河以
開馬越千歲九河遠波決亦如子之散東隕西
決北燕常波瀆隅之人世無常家于是

天子趨民以隄防之後周蘇父平實室者
幼而壯壯而老不能妨其

義精利物縱火身無以懼其心先十年河敗西鄙民
魚交居公慨然曰冬水既道春土可封民不得利者令
宰之咎也因詔下興土功遂大索丁徒囊鏹就任騰
溝溝源順河為執力除貴長孤弱外無游縱除風雨冥
夜不息民咨至勞公愛至利不人過月而大堰成春波關
來餘然自息旅民喜農轉飢為豐二紀之間復晉衛
之風 皇朝十二年河南潰於帝在明年北陷我邑
人人驚奔逃死不暇是堰也亘四十里而廬萬室遠
乎哉賢人之用心也安則民被惠或亦可以依之與彼
竊祿賊民者如何哉嘻賢人之功不得光溢騰大達
達不朽亦文士之過也丙子歲余遠來少自觀口營其
上忻然勒銘以示來者銘曰

衛東之地曠野兮鴻河肆其橫流平民轉泊兮既如
深隄蘇公來堰兮析民牛秋沙濤雨波秋東如死沿
二十年乘畝比比民亦何知然昔三心美歲老復決陷
于全封是堰稜亘萬室來同衆苦兮歎始頌蘇公之
功於戲既利物以稱仁不竊祿以汙身
為 倫吁嗟蘇公兮無著於世之人兮

張氏新小橋銘

粵若選勝尚奇見善難難者與夫創新謀始遠矣哉

新小橋即張氏林泉之所建也通溝漲白所以雪林
榭之輝丹檻凌虛所以喧耳目之用利有未濟人其
捨諸於是哲士預能梓匠視力役夫未疲飛梁締構
通竹陰之雙隧導賓階之四達蒼臺凝夜斂疑上架於
星河零雨晝晞訝傍牽於蟬螻既萌謀始得無健稱
者歟其謂成功則細創心是難執彼量天昭焉著焉
鄙乎隱鱗之狂寧謝題柱之作染翰之末聊述銘云
設險者水謀始者賢飛梁締構呼豁林泉往復攸濟
微乎捨旃誰謂巨川不能駕焉

三不欺箴并序

君臣人之綱也仁義人之宅也是以緣情制禮因事
立法此曠古聖賢宅人之典也故立法不易者為經
利事可師者為傳此又垂訓示人之深旨也若子產
之明子賤之恕西門生之猛晉宗王仁義合附民欲
三之不欺于斯傳矣其心愛仁義力趣聖域嘗謂誠
不全而師古者惑也誠至而事異者泥也未若輔諸
道求諸心行之不回久而必至齒任已來求空彌篤
三之不欺獨因心出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民中不
敢欺心書帶鐙誠用以自勉豈古人之所未知將後
生之所為妾也乃為箴曰

古三不欺如猛以明休民爲宅與世作程今三不欺
君民心兮誠人所及胡用言之克欲自刺救爲身規
君道湛然臣道乾乾調君私已是謂欺天民生嗷嗷
惟賢其資敢枉以勢仁者不爲心爲道源執之誠難
利亦易誘邪亦易干一失其正名辱身殘惟慕惟懼
心焉是刊庶幾茲世無著厥官

懼箴并序

余幼荷父母之訓長師聖人之道必純必信用慶於
心年甫弱冠始接人事事茲與人鮮有通者豈爲善之
未至耶將學不知乎變耶退而省己作懼箴以自勗
口乃禍府交爲禍媒交莫浪合口宜慎開導我之得
兮紛然而去絲然而來謂我之失也錚若破缶割如
驚雷蓋淺狹以自播豈衆民之喧逐苟非洗慮以內
觀兮如乳兒之抵虎他人何由其拯哀不切懼惕徒
飛嫌猜其敗已也又何尤哉

編箴并序

編之於名不通也內德旣編君子之道何由外矣
予作箴欲自繩云

百行同轍一編則闕編以敗德爲主患之大者有數
萬緣交奔有逆有諛執謙爲都廓禮爲府編旣不生

患將焉舉入則有親出則有君為政在慎凝如此長
奉親或褊士道是淪事君或褊臣節不伸臨事或褊
稔害下民匪惟害民抑亦毀身存思積懼又然通真
又嗟古人忠於為臣妙謀正諫暗投於君不自蘊過
速禍厥身是以屈原流於湘濱德與行先昭如戴天
篤行不廢也為真賢或道隨俗變心為利遷辱身敗
教褊小人焉商韓之輩死其宜然人生碌碌人心之
覆猶八不持適於窮谷智困於褊仁固不足伊余小
人生三十春盡力聖教窮奇古人道豈易荷性將難
馴諒茲生之何云獨歲褊於其紳

謁狄公廟文

皇宋文士張某再拜致言于有唐巨臣梁公廡下若
子負氣男子學入聖理純正積中文言任已期欲擺
去庸訛彰顯正始使溶溢乎天地洞格於鬼神上欲
昇君魁為堯鄰下欲鑄民熙熙如春惟公昭達察予
悲乎今則荏苒光陰壯有及矣結括宏圖流浪千里
秋聲寥廓遠望心死樂公清風拜於廟址即問窮通
胡彼焉此嗚呼大丈夫豈徒言哉 帝闕難寓晨飢
暮寒進身非接如捫青天天理冥冥愚實難知報應
如日昭昭莫欺小儒願福亦人之私將出身以事王

幸明神其祐之

罵青蠅文

大帝降災巨興邈矣六合歎然如冰萬物長翫如騰如凌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勿心陰薄陽化生青蠅觸類并萌飛藹藹竊擅而臺蠱方筵預登當是之際無人不憎我疑姦人之鬼佞人之鬼埋斃不散託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譏慝姦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爲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愚者不得自明玄者不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我士之

感心幾拊髀

太息衆君子矯而議曰

天運地施融蟲蚩蚩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妍醜以自任亦浩混乎無知蠅斯眇末胡足罵爲殊不知天地不言假手仁者持準操程以上化下使惡不贖善真不由累假廡唐堯之雍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萌雖小不捨厚汗若成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輟餐對父攘臂指西風而罵曰未斷爾祖終惡爾類營營乎青蠅止于藩

平崖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

上宰相書

月日貢士張某再拜上書於相君黃閣下某聞宰執之重百於機宜貢士之列一於有司咸欲越局導志瀆於相公者率不過速於求用矣若言從中行從正雖有越局相公必謂儒職也非罪也苟詭戾怪險迷憚自高相公雖不罪之匹夫之義者不由也某匹夫之好義者欲頌相公事業相公事業布在人口陳於宋史頌之便佞也欲論終古致治之蹟即相公盡知

賜書樓

之欲縱辯竒譎邀於相公即儒者耻之欲較時事感動相公殆非布衣之職一欲自尊其愚干於相公伏望愍憐之竊念某少也賤生九河間左右無賢戚之助力學著文殆十七年家貧無書必俯伏人門以觀覽每一思親即千里自至餘無廢時其間賢於己者破囊從之不肖者縱連几儲糴併筭發帛內隱寒餓不為前顧也又謂仁義禮法便世之府從而成文大乖體律好古之願止於是以某之心播於文章某之行播於知友豈敢專守匹夫縱適河曲偷安於聖時哉遂期鄉書趨來闕下恭以

天子文明將拂猥濫故宗伯大夫之門不可易入也
野儒朴文不可易間也進故無倚退將不武是故直
書狂語愚干犯嚴重亦未知獲儒職也儒罪也恭以
相公建造太平啓導賢路若片善可採獲受其賜則
寒素幸甚死生幸甚臨紙皇恐書不能盡某頓首

寄張太玄書

洛陽張九狂不似我而道梳筆力偉卓神妙屢奉清
論醒人心脾時聞綴章驚動豪俊談歡未幾遠離如
何仰在今秋爲我仕進榮諸侯貢賢之藉解天子仄
席之慮狂生今來亦有此意况大丈夫內明外潔氣

賜三言樓

盛骨強方當驅智勇以代天工豈可懼朱紫而樂雲
泉者哉炎涼屢變氣候增淒西望英標隱若鬼動故
洛神宅山川氣清秋原葉下秋閣月午時忽相思寄
我鳳凰闕下耳

答馮華進士書

茂才足下昨日曲承惠顧次示種李二進士新文四
章危坐諷吟竟夕忘倦英槩之氣駭人神鬼不知其
然而然也故少有老成之風嘻可畏也詞有復古之
志又其難哉觀夫貞良持便於用者有若寧州石硯
銘故詭時之沅罪之小能致明於大者有若挑燈杖

如下有何

讚故汲賢之君預之賦豕宰之職酌致君之道有若
甘棠頌故偷薄之臣誨之歌贊帝德以告成功有若
洛都鳳樓頌故纂堯之績大之非命世豪傑何能及
是歟得謂韓柳之下升堂者也虎子七朝已見食牛
之氣鳳雛五色即登王者之瑞努力自負佇俟大來
門弟子若是師其如哉其亦何人敢議臧否徒進樂
善欽才之志二三子詳察之不悉

與蘇員外書

負外足下某聞古之士有感人知過以至殺身者豈
徒然哉嘻知人之心易為義歎人之急易以惠、與

賜書樓

儒林經傳

義古人資以殺身也某誠蒙弱不追古人明惠之下
寧無感心哉某幼專事儒積未知變本之以言行窒
于利舌卒而為文章用鮮時態十年於今無求知於
王公大彥之門者愧有所未至也復不能曲事辭氣
為小郎輩取容哉故窮病湮厄步走千里其窮可固
也其志不可變也足下鑒量有斷存念下流始則怡
色劇談誘以勵行之節終乃翦榻開館待以殊士之
禮在乎所感則深而所愧益厚何者與人之安而義
及之君子也待人之安而力不報之廢民也某之所
懷寧忍愧惕伏况足下相門遺芳稟操特異敷仁義

於是辯世道於是文彩彬煥為時命臣某所祗陪無
一補効豈不與廢民同哉昨日不遠京師載異門館
雖足下信其無他而同類見罪于某日子之志行將
膚偽何且京洛貴門待子非薄而屢去之將何以出
身為帝者之臣歟某即日以獨客之職而邦國之事
責之是可乎退唁身世不覺悲歎大丈夫行年三
十不能自立而獨終日戚惻處人簷下信乎末者也
矧復上露恩紀細碎鄙懷其可略也聞奉談笑將逾
浹晨感遇之私戀戀曷已諒犬馬之何効而松柏之
有心聊布尺書用宣欵素庶幾詳察之不宜某再拜

易三十一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十月十四日應鄉貢進士舉張某謹再拜獻書于小
子小宗伯席間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
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
直外亦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
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
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
往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公明下車在近
計部旋遺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若覃之德遠某
之行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視聽惶恐惶恐抑又聞

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聞
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畢藉其用克歸於真
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善可進
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備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
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為不易之典國家
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以言
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
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

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曰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
亦何人未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

賜言樓

遇忻慰通於胃懷曰欲盡陳其愚執伏望愍憐之某
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
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
故文詞不逮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
公決以其為先是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樹
覃為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字字古
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其若鬱而不伸則負
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
之其再拜

二生足下。嘗謂丈夫之知人也。必矯俗以自是。必推心於無間。如某何人。下辱交結。愉、笑、歌。不在塵俗之調。章、詒言。動由霸王之畧。人競駭心。某竊畏感。既月又離。其歲有聚。必見其散者也。洛陽春輝明媚。可惜狂客無心。鞭馬東去。誠憂喜不足以干達士之懷。其知己之別也。寧無意歟。二生臨歧隱忍。相顧洛水潺、下咽離恨。嵩雲香、動慘行色。狂歌醉吟。不覺千里。其之此來。自待益厚。囊有君子贈言之詩。悼遠之序。偶闕東俊。民時令辰。讀雖多。二生有神筆力。亦謂我如何哉。仁達之惠。又兆於斯。其或風物交感。芳尊在筵。忽、憑欄引頸西望。未知吾友亦為吾心。况今句吳平定之後。翠華拜詔之歲。明天子方將化定八紘。準格萬祀。必大索賢豪。料治機括。明詔將下。秋貢日逼。勉哉二生。可出仕也。神仙洞府。固在帝鄉。青雲階級。未遠筆下。即俟陰律告窮。春氣有力。龍躍鵬怒。相期於鳳凰閣下耳。

回路逸人卷書

路生外多仙風。內蘊王略。四十不仕。三吳浪遊。口多寡詞。人莫之識。一昨不遠千里來。過弊封。談與微談。驚我忘食。履行得賢人之操。立言臻作者之規。若是

則心未弃。言世有明主。宜揖好爵。以從美名。俟其著勳。簡書流惠。庶當浮海上。與赤松子遊。未為晚矣。目復感卷。聊用披導。吾子詳察之。

答王觀察書

月日具官某。北首再拜。致誠於觀風。十一兄執事。弟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洎于登朝。又倖邊郡。塞外清怙。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祈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

賜書樓

帖。攘袂掣肘。嗥呼爭羸。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比日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服。渴飲已冰之酒。飢餐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為快。不知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貌貅引前。盤槊擊劒。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危時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痼。決入膜內。栖於萑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為

祛作祛
痾作痾

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今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七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拾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頽辟，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貞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謬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大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狎也。兄懇苦相念，畧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痾，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仁，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其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惟兄察之，不宣。某再拜。

答汝州楊大監書

張老子今年七十矣，癖病有加，氣血衰劣，每一餐訖，面然沉昏，益之瘡疼，殆不可過。入靜自守，以真排邪，半夕之餘，差可稍省。然了公事，接見賓僚，一日之勤，

畢休華

略不容息。若是者二年矣。莫暇問人事之可否。詢交友之動止。去年冬暮。忽覩來緘。讀之再三。未閑厥故。洵于釋手。略無記憶。今年春半。再惠手畢。詞旨勤、情問分周。至即弗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耶大年俊敏絕倫。朋比生愧。言詞正直。人情所厭。非遇至明之主。憐非常之才。即踐愧厭之機。已被不測之咎。又思大年稟氣本薄。長年多病。應遂移疾之請。任此高閑之官。感年辭榮。是名高格。吾曹碌、豈能一希光塵乎。嘗以世之才豪。須藉智識。智識主之。則豪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正合著名垂範。不朽屑、罹禍者。

賜書樓

恨作限

自古何恨。蓋智不及氣。爾君子之心。本於有濟。流光莫繫。瞥然過生。好事難成。昔賢所歎。若其通達。胡為大年。悟解無空。素餐道氣。公暇虛室。自奉天和。憂無從來。患將何有。餘生之快。獨擅所得。全似終窶掃地。莫致潤屋。尤謂貧中淨潔者也。大年大年。知張老子。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情絕則聚散是閑。思絕則榮賤一致。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曰是報幸。苒、稽晚大年。察之見卜。告老永與世絕。縱命在我。豈能堪久。大年自持。勿以此老為念也。

答楊內翰書

幸作章

內翰大年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跡繫中禁聲馳
四方苟加順氣於和奮精於漠了然獨到邈與道俱
必臻長世之期足稱瑞時之表也豈伊老耆過示安
有喜愧再三言不盡意

寄張及寺丞書

寺丞別來無恙穀城報政古人之政也棘寺命官身
衢之始也誠以吾宗心識明達志尚康濟必謂資世
之寶而誠王道之器也信乎所莅民仰其休又賀仙
遊偶此仁政浮誕觀德以歸厚克狂不懲而自馴浸
淫淳和粉飾風教才之所至政必速成餘加願神用
卜長世是懇、之願也房從髭髮俱白飲餌漸微然
而筋骸亦且輕健未能告退以養病身忽至測、耳
今年之內再信見遺誠素有如喜愧無盡

與洪州安撫王雜端即中書

國家闢土萬里列郡五百以臨邊制遠者不下五十
州處要分部者又為四十路須資備碩用宣廟略除
三事司會外聖君所屬若莫十四路之重乎吾人識
本明達道存兼濟所臨之地民仰其休洪大即也安
撫殊號也歲旱民乏吾君是憂爰藉英材以濟難梗
使亢渠屏息疲羸昭蘇吾人能之矣久不奉面常懷

從休徒
測休測

早休
十四

清芬遠聞此行喜不自勝非遠拜覩更不多云

與大諫陳情書

某爰從受學以至登朝心實自強性不為惡故惟大諫細所具知一昨曲賜薦論力相引用才臨赤縣便摠轉輸在乎聖恩不謂不隆矣在乎知己不謂不深矣到職已來每事為戒一則恐乖士人之行二則慮傷見知之明三則不敢負於初心四則少欲加于民政其中事有小便者職分而已何足陳哉身受大謗者貪夫亂之無所尤也近聞鼠輩多相構誹兼被姦人屢有奏毀仰惟天鑒察其無私信為善之不渝果非禍之難入生所幸者君有賴焉况某年近知非髮已半白比於少壯又加退思大諫觀某之心本康人之心今於斯也豈有害耶觀某之行慕古人之行今於斯也豈有變耶常慮愚淺無所効施其如怯正大權訥於辯對悅爾自守低隨衆流遂使好直之心不能盡露佐君之略不得自顯尤所短也竊常患之早賜不剛之議誠得之矣聊藉筆削以伐代面言庶寬投杼之疑以釋彈冠之願是所幸也

謝焦文學書

文學鳴棹遠來攜文見贄言詞興正允多作者之風

理道宏深備見致居之略官雖小謹心實自怡可謂
處困益真將飛必伏者也豈伊老劣辱此過從欽奉
之餘感愧何盡

答友生問文書

茂才足下嘗聞交不本勢利真丈夫之交談不亂得
喪真君子之談通預乎是吾友其人矣竊嘗接武亦
既宴語信其言有格而意有斷直乎今而洞乎古復
加肯顧博我以文長牋巨編通為友贄觀乎其文健
若决萬人之敵其理切持盡懲勸之旨方謂登崑丘
者嵩華難為山瞰鰲海者江河拙於水又焉突志責

易言樓

以作所

時文之理於彼人斯於戲文者儒之職言者文之端
子誠儒矣得不洗露狂斐以盡知己之進退歟嘗試
論之曰天地闢聖人作大朴散禮義興謂乎五常以
以佑天地之功謂乎六籍所以扶天地之塞萬古而
下其誰異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無以定其分朝會
揖讓非文言無以格其體政以正之非文言無以導
其化樂以和之非文言無以節其變咸迹於行事播
為文章嘻聖人之道我也有旨哉故鼎有銘而樂有
詩禮有誄而書有誥紛綸衆製六籍悉備焉周漢已
已降代不乏賢視文之否臧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

之作參古正之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故謂好古
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出乎是者予焉及知
生之文理雄富談議正直允所謂大夫君子歟如予
顛蒙何勝告誘丁、友聲寧緩報應即不知謂前言
之如何方今

明天子在上子將出仕更賴正人多所訓導聊具報
復意不能悉其白

平崖先生文集卷第七終

